



釋革命

實君

一 社會的本質

革

命！革命！這個名詞，已經成了我們中國人流行的口頭禪了；但是，站在科學的立場，來把握這個名詞的性質者，實在非常有限。所以革命！革命！僅是在流行，莫明其妙的流行，婦女時裝式的流行；甚至有假革命之名，行反革命之實。是「革命」之名詞流行矣，奈何其非革命的「革命」！

誰也知道，革命是一種社會現象的突變；我們要知道這個突變的原因，須先了解社會的本質。有人說社會就是國家，國家是由人之聚合而成，所以社會也由人聚合而成。這個問題，可分做兩個：第一是國家與社會，是否有分別

？第二是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怎樣？關於第一個問題，以篇幅限制，不能多說。不過，我們由歷史的事實，可以證明，在原始共同體的社會，確實是沒有國家，而有社會；可見在歷史上有有國家的社會，也有沒有國家的社會。同時，又可以知道，國家並不是與社會並存而千古不變的東西，乃由社會進化到一個必然條件下的產物。

其次，社會確是人類結合而成的，人類沒有社會，固然不能生存，社會沒有人類，也不會出現。並且個人不但他是偉大人物，可以左右社會，鬧得天翻地覆；就是那阿貓阿狗之存亡，對於社會存在的影響，也不能夠沒有。一個張三爲生活的需要，去做工每天賺兩毛小洋，也會影響工資和勞動力；或者他拿一毛錢去買米或買油鹽，也會影響

米油鹽的市價。萬一他死了，少不得要和棺材店來往，病了少不得要和醫生和藥鋪來往。我們試想，在路旁擺著一個老人的屍身，還可以感觸釋迦牟尼大發慈悲，頓萌出世思想；於是可見社會的結合，就是這個人和人的關係在複雜綜錯的表現了。

但是，僅僅由人的結合，可以成社會麼？那末，就等於把人看做是獨立的個體，彼此要結合便結合，要分離就分離，恍如一盤散沙，恐怕誰也不會相信這個事實。並且每個人對社會的關係，不是由自己的意志去決定，反是決定於社會關係。古今的社會，看來都是人的結合；然而人在各個時代的社會關係，却不一樣。過去的中國人，原則上是對國際沒有受帝國主義壓迫，現在却變做被壓迫民族之一分子了。同時，在一個時代的社會，各階級的分，都是有鼻子和眼睛的人；然而社會關係，却決定他們屬於工人或資本家以及其他。

因此，社會雖然是由人的結合，却又是離開個人的意志，而有一定關係的組織——等於說軍隊是人的結合，商會也是人的結合；但在軍隊組織下的人之結合，只能成軍隊，商會組織下的人之結合，只能成商會一樣。同時，在社會組織下的人之結合，也只能成社會；並且在一定社會組

織條件下的人之結合，只能成一定的社會。所以社會是一個有組織的實體，是由人結合，而又離開個人意志而結合的現實總體。

然而說到這裏，又引出一個誤會的見解，以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（註二）。大概的意思，就是說社會如同有生命的動物一樣，四肢百體，各有專司，而不能失掉其一；並且如足之走、手之握、翅之飛、腦之命令、肺之呼吸、肛門之大便，乃天經地義，不可或變。於是這種學說，應用到現實社會，便成了統治階級命令，被統治階級服從，各盡其天職（註三）。

（註二）以社會為有機體之有機體學派（Ecole Organiste），如康德（A. Comte）說社會是個集合的有機體，司賓塞（H. Spencer）說社會是一個超有機體，李倫非而德（Lilienfeldt）說社會是一個有機體等。（註三）如愛格里卜（M. Agrippa）說：「手不能反叛頭，因為手一叛頭，身體全部就要消滅。」洛維諾夫（R. L. Lavrov）說社會彷彿有腦髓的生物一樣，政府即為司機能的一部，而全體受其指揮。

其實這是不正確的，社會的總體，不是偶然發生，亦非自然發現，尤其關於社會的機能，不是如人體各部機能與身體共存亡一樣，而與社會共存亡。歷史上的社會組織，完全建築在一定的經濟結構，經濟基礎有變化，則社會全

部之質和量，皆起變化。所以社會是物質生產過程發達的結果，而不是天生的有機體。

因此，科學之觀察社會性質，乃取另一種方法；即是把人類的勞動生產而互相結合的社會關係——生產關係，看做社會構成的基礎。人類為生存，必然的要參加這種關係，而行生產，這就是人類對於社會關係決定之主要前提。有這種經濟的基礎，乃在其上形成了政治組織、法律制度、宗教、道德等精神生活，及思想、意識等精神活動。這種經濟以外之各種東西，雖然在社會上各有其任務，各有其活動；但是它們的決定的前提，和它們的性質、效用，却不得不受經濟關係——即生產關係的限制。如果社會的生產關係，發生變革，則全體社會現象，亦隨之變革——乃發生了革命。並且歷史的事實，告訴了社會是不斷的在變革過程中進化；所以每一個社會階段，都是有它的歷史特質；同時，在它的這個特質裏面，勢必包括有不同的社會關係——或為前一個社會所遺留，或萌芽了新社會的條件，而暗示著將來社會的發現。因此，決定社會階段的，是以主要的、支配的、時代的生產關係，而隸屬了其他不同的生產關係，所構成之「總生產關係」。即由這個「總生產關係」，決定一切經濟生活、政治、法制、宗教、道

德等生活及思想、意識等精神作用，表現一個特殊的社會形態。譬如，資本主義的社會，是以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——經濟關係做中心的；然而不能說沒有封建的生產條件之遺留，和社會主義生產之萌芽。不過，一則是在沒落的狀態，一則未到代替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程度，只有任資本主義之支配。並且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下，形成了一切資本主義的政治、法律、宗教、道德及思想、意識等等，而表現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之特徵。

二 社會的變革——革命發生

從靜的方面看，我們可以發現社會形態，和其附屬的政治組織、法律和道德、風俗等的規律、宗教的信條和制度，都是似乎在固定著；然而從動的方面看，宇宙一切現象，無不是在變動。無論那個個體，雖小至細胞或者是電子，無時無刻不在變動；就是我們個人的生理組織和意識，在一秒鐘以前，和一秒鐘以後，都是不同。最明顯的是經過一秒鐘，便是去我生之時已遠一秒，而去我死之時已近一秒。這個個體之變化，實是宇宙間關係變化的反證，亦是社會關係變化的反證。因為宇宙現象和社會現象，都是由個體結合而成的；個體有變化，自然是宇宙現象和社會

現象的變化。譬如在森林中的一棵樹，是一個個體，這個樹如果存在，則森林裏一切的樹，所表現的樹的量，吸收陽光的度數，和水氣的量等，都是有一定的標準；然而樹是每棵在每秒鐘都是在成長的，自然這些現象的條件，也在變動；假使我們伐去一棵樹，其變動更不成問題。

這個變化的根源，就是一個矛盾律的支配；就是宇宙的現象，都是彼此在衝突著；由不斷矛盾衝突的結果，乃不斷發生新現象。譬如水受熱氣之吸收，便變成了空氣，受冷空氣之鼓動，便變成冰；這本是宇宙關係變化，乃使宇宙現象變化之一般。宇宙間實有這種相生相剋的關係。有人把這種變化，看做循環的作用，彷彿走馬燈之週而復始，其實是錯誤的。這些動的變化，不但在質的方面，和量的方面，都是一樣，永遠是新的代替舊的，不是在新的上面，又套上舊的。我們試看地球是宇宙的一個個體，雖然我們不知道他有否消滅的時候；但是它絕不是從生出來就是今天這樣，是可斷言的。因此，我們可以知道地球在宇宙矛盾關係中，是時時發生了新的現象。

又有人把這個現象，看做均衡的性質（如布哈林）；以為有均衡，才能表現現象的結果，否則必定動搖不定。其實我們在說宇宙現象時，可以分做靜的和動的；然而宇宙

現象，却無時不在動。例如我們看沸點以上，水便變成氣，冰點以下，水便變成冰；一方面空氣，水，冰都是現象，但是它們却是變化的結果。宇宙是物質的組合，自然要發生現象，而宇宙的變化，也是物質的變化；所以絕不能因為有了現象，而即看做是均衡而沒有變化。譬如我們看影戲片，銀幕上的現象，就是影片不斷轉動的結果；如果說銀幕上有現象，便斷定影片沒有動，豈不成了笑話。

社會現象，亦是如此，時時刻刻，都在變動，而社會關係，亦時時刻刻在矛盾之中。社會的組織，尤其如政治組織、法律制度、道德規律等，都是似乎在靜態的去把握著社會關係；然而社會關係，絕不因這個原因而有什麼均衡、穩定、和不變化。就是我們就一個社會的主要生產關係（如資本主義制度之於資本主義社會），也是天天在矛盾中進展，不是一成不變（假使如此，新社會就不會發生）；不過它的社會組織之變化，不到一定的階段，不能馬上實現而已！

這種社會的變化，其起源在於生產關係之變化，前面已經說過，現在要說的就是生產關係變化之定律。原來生產關係是社會關係的內容，生產關係的本質，却由生產力來決定（即生產的程度）；而生產力，又係由生產工具、生產

技術等來決定。由一定生產技術、生產工具，表現一定的生產力，和生產方式；再由一定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，表現一定的生產關係——社會關係。譬如以漁獵為生活的人類，用的原始漁獵的工具和技術，自然也是表現原始漁獵的生產方式，形成原始的漁獵生產組織，表現其一定的社會形態。後來畜牧漸漸發達，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漸漸變化，生產力進步了，生產方式、生產關係也變化，社會組織亦隨之變化。

然而社會的生產力，為什麼要變化呢？其原因自然是很複雜的（例如在低度發達的社會，自然條件之供給，及人口之增加等，都可影響於人類生產力之增加）；但是最普遍的是以人類根據生產勞動之經驗，和各種事實之需要，使人類漸漸改良他們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，由是生產力漸漸發展，而發生了新生產方式，並需要新生產關係來適應。並且人類為生存，不能不參加生產的勞動；一個社會，不能停止消費，即不能停止生產。所以社會的生產過程，不拘社會形態如何，總是連續不斷的；換言之，即是從新通過同樣的各階段。這就經濟上的術語說，即是再生產過程。但是這個再生產過程，有一種是同一規模生產的反覆，這叫做單純再生產過程。然而這種事實，是很少的。

普通都是社會生產力時時在增加；換言之，生產時時進步，規模時時擴張，這種再生產，叫做擴充再生產過程，或積蓄過程（Akkumulationsprozess）。具體的說，即是由社會的單純再生產的循環運動擴大，一變而為螺旋形運動（Spirale）。不過，有人說經濟的發達，是根據人類生存慾望的增進；我們固然不能否認人類有生存的慾望，但亦不能否認人類生存慾望，要受物質條件——換言之，一切生產條件：如生產工具、生產技術、生產力的限制。並且慾望是一種意識作用，而意識又起源於人類生產勞動的感覺，同時，感覺又發生於一切現實社會之接觸；所以一個時代的慾望，不過一個時代生產勞動之再生產。

因此，社會的生產，時時在於再生產過程，而且時時準備或實現了擴充再生產的過程——同時亦可以說生產力時時不斷進步；而使適應舊生產力的生產關係，乃至於社會關係，時時發生矛盾和衝突。可是新生產力若未充分發展，足以代替舊生產關係時，則舊生產關係——乃至社會關係，仍有存在餘地，有時且必然存在。反之，如果新生產力充分發展，則必一舉而破舊生產關係，由是新生產關係遂起而代之；這個時候，舊社會關係所表現的一切政治、法律、道德、宗教及思想、意識等亦隨之消滅，這就是社

會變革之實現——亦即革命產生的根本原因。

不過，生產力之進步，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之發達，雖然是社會變革的根本原因；然而切不要忘記一切政治、法律、道德、宗教、與思想、意識等——尤其是政治對於社會之經常的反作用。因為這些東西雖然是要受生產的限制，它們亦有限制生產，和助長生產的作用。唯其如此，所以社會變革的時代，決不僅生產關係之變革，並且還要變革這些東西的形式和性質。這無異於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可決定生產力。同時生產力之發達，也未嘗不可助長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之發達；所以社會總體中的作用，固然決定於生產，而其他一切亦絕不是純被動的、機械的，沒有作用。

三 革命之政治意義

歷史上一切革命鬥爭，都是政治鬥爭；並且每一個革命運動之高漲，亦必演成政治鬥爭的性質，這是事實。我們要明瞭這種原因，須先了解政治的作用。政治本是一種強力、一種支配階級的工具，支配階級憑藉這個工具，以保障其榨取的生產關係，及社會秩序之安全；所以在政治作用中，是與一切軍隊、警察、法律、偵探等類似的東西，

是相伴隨的。在一定的社會組織中，階級鬥爭，以新生產力與舊生產關係之發展，而漸漸演進；但是依據舊生產關係所建立的生活秩序——如政治、法律、道德、宗教等，却日日表現其為贅疣、桎梏，作為支配階級的少數人所憑藉的武器。其中最明顯的，便是政治組織。因此，社會革命之發生，不倒壞這一切東西——尤其是政治，便不會使舊生產關係解體——換言之，即代表新生產力的被壓迫者，無法解放。所以每一個階級鬥爭——革命運動的結果，最後不免有爭奪政權的一幕。

資產階級的革命，必須打倒封建貴族的政權，自身變做支配的統治階級，才能產生資本主義的社會，已是先例。只要我們注意無論那國的革命歷史，便知道為爭奪政權，演了不少流血的慘劇。在法國大革命時，只有顛覆路易的政權；在俄國革命時，只有覆沒沙皇的政權；在德國革命時，只有葬送凱撒的政權；在中國辛亥革命，亦只有奪取滿清的政權。如此等等，無不表現社會變革的結果。遂聯帶及於政治組織。這種原因，是因為舊社會的支配階級的政權若不破壞，則被支配階級的新社會無由完成；且被支配階級不奪取政權、支配政權，亦無由使其新社會得以發展。例如軍隊是政權中的主力；所以在革命過程中第一個

政治鬥爭的任務，便是摧毀敵對階級的軍隊。十七世紀英國之革命，爲要消滅王室的政權，便首先以清教徒建設革命軍，和克林威爾（Cromwell）的獨裁。十八世紀末法國之革命，也是組織了國民軍，解散王室的軍隊。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，亦消滅了王室的軍隊，成立赤衛軍。

因爲政權之轉換，政治形態也變化了。如英國革命由君主專制及領主割據，改爲共和，後卒變爲君主立憲；法國革命，改爲共和；俄國革命，改爲勞農兵蘇維埃等等。以政治形態變化的結果，一切附帶條件的法律等，亦改變其形式和內容。不過政治的鬥爭，與政權之轉變，亦絕非離經濟根源而獨立。每一個政治鬥爭的性質，都可以追索到經濟的原因；而且政治作用，和政治形態，亦係受經濟關係的決定。有奴隸制度，才有奴隸國家的政治形態，才能發生奴隸國家的政治作用；有封建的農奴制度，才有封建制度的政治形態，及其作用；有資本主義，才有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政治形態，及其作用。所以歷史的政治組織與政治作用，都不過反映一定的經濟關係之形態。

在英國革命與議會政治之實現，我們看到在十七世紀以前英國市民——商人和手工業者的行會，已膨脹了政治勢力，在各都市，成立了不少的市議會，與當地領主相衝

突。而且在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下，把領主的采邑破壞了。由這些市民市議會之發展，便成立了一個總聯合的國家議會。所以君主立憲，亦不是偶然的；乃是因爲市民勢力與領主衝突時，市民利用君王與領主均權衝突，而援引君權以壓迫領主的結果。這恰如日本明治維新，一般市民，藉勤王口號，消滅幕府勢力，而建立君主立憲一樣。法國革命的政府，是以國民會議爲基礎；而國民會議，便是以市民階級的領導，參加了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的農民之羣衆組織。

這些由鬥爭而湧現的政治組織，並非由政治組織來決定，而是由政治鬥爭過程來決定；同時，政治鬥爭過程，又是決定於鬥爭的階級之經濟背景。有些人把資本階級革命，看做單純政治革命，實在是錯誤。我們試看法國大革命時，農民的要求土地私有，何非經濟變革。在人權宣言上的人權，乃是主張自由財產和安寧，這個自由，即是商人的自由競爭，財產私有的必要前提。並且他們所說財產權之神聖不可侵犯，及宣佈之產業自由，和勞動自由，廢除了人民對封建貴族的貢稅等等，這何嘗不是經濟的變革。所以有人說：「一六四八年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，並不只是英國與法國的革命，乃是歐洲式的革命。此種革命勝利

，不但是一個的社會階級，對於舊的政府制度之勝利，乃是對於一個新的歐洲社會之政治制度，宣告了革命——換言之，乃是爲著新生產關係而宣告革命。在這兩種革命中，資產階級算是勝利了，不過資產階級的勝利算是一個新的社會制度之勝利，算資本主義的私有權對於封建的私有權之勝利，算是國家主義對於地方主義之勝利；算是競爭制度，對於組合制度之勝利；算是分配權（土地的分配）對於長子繼承權之勝利；算是土地私有者支配對於由土地而得以支配私有者的勝利，算是光明對於迷信的勝利，算是家族對於非家族的勝利，算是工業對於豪奢的懶惰之勝利；算是市民的權利對於中世紀的特權之勝利。」（註三）因此，我們知道資產階級革命，其中心任務，在變革下列生產關係：（一）領主土地支配權；（二）束縛工商業發展的行會制度；（三）解放義務的徭役，使爲自由的榨取勞動；（四）破廢商業的獨占，而爲自由競爭等等，絕不是只限於政治上的「謨德克拉西」之空洞口號。

（註三）Bhenan 新報 Neve Rheinische Zeitung 一八四〇年八月十

五號以下。

可見政治革命，完全建築在經濟變革之上；沒有經濟變革之意義，不會有政治革命的真實內容。例如中國的三民

主義革命，便分明標榜了「經濟平等」的口號。辛亥革命，僅達到推倒滿清政府，沒有變革經濟關係，乃只有換湯不換藥的結果，這都可以證明經濟關係之變革，與政治革命的關係。

四 革命運動與革命意識

在新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，足以引起舊生產關係之變革，和政治之變化；同樣，在精神方面，亦足以引起一切社會的觀念的變化。我們試看，每一個革命運動之產生，必有一個代表的思想作前驅。資產階級革命遠未發現，便有了文藝復興運動、宗教改革運動等等；近代社會運動剛才萌芽，便有空想社會主義——科學社會主義之不斷鼓吹。中國辛亥革命未勃發以前，也有一個宣傳排滿時期；到了國民革命興起的前夜，還有新文化運動等思想運動之出現。因此，革命思想對於革命運動的作用，誰也不能否認。假使有一個百人所組合的社會，有九十九人的思想，是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；那末，這個社會的變革，是頃刻可能的事。反之，百人中有九十九人的思想，是擁護現存的社會制度，只有一個人反對，社會變革的事實，無論如何，是難於實現。所以革命思想也是革命運動不可少的武器，

多數人相信的革命思想，便成爲偉大的革命勢力。

不過人類的精神活動，可分兩種：一是靜的，作成了社會的內心之規律，如同鐵箍一樣，縛著人類的心靈，代替舊社會張目，這便是精神生活過程——如法律、習慣、道德、宗教等是；一是動的，不時隨著物質生產的勞動而流動，這即是精神的生產過程——如意識、情感、觀念、思想、科學、學說、語言、文字等是。這兩種精神活動，以其性質不同，所以其作用亦不同。革命之發生，在於生產力之進步；這個進步，不但有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之改良，而且有精神生產之發達。也可以說精神生產之發達，即是反映生產力之發達；所以生產力發達的過程，也即是精神生產發達的過程。然而精神生活，却係社會關係的一個反映，完全站在靜的方面，去把握著社會；因此，精神的變動，往往起於精神生產方面，而非起於精神生活方面。且精神生活，時時取與精神生產相反的態度，成爲阻礙社會之進步——尤其是精神發達的東西。所以當革命思想發現之當時，便首先對於精神生活，下以襲擊。

然而「精神」之爲物，差不多是不可拿摸、不可捕捉，不可嗅，更不可看和聽的東西，往往令人視爲神祕莫測。且當革命思想之發生，時時被人誤會是出於少數人的幻想，

或者竟說革命事實，完全由革命思想所誕生。這種唯心的革命觀，我可以說絕對的錯誤。每一種思想的起源，都是有它物質的背景；因爲思想是起於感覺的觀念，而感覺觀念，又產生於生產勞動的經驗。從聲音上說，是有一定的音浪，觸動人的耳膜，才會發生一定的音響。從色上說，是有一定的光度，刺激眼中網膜，才會發生一定的顏色。而人類的認識，即是集合了這些感覺，才能成立的。因此，個人的思想，沒有一定的個人之物質環境，不會產生；革命思想，沒有革命的物質條件，亦不會出現。縱令出現，沒有革命衆羣之共同的物質要求，也不能得到衆羣之共鳴。

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，是始源於歐洲——尤其意大利商人階級之興起；宗教改革運動，亦是英法德的資產階級爲反對封建勢力，而對舊教的攻擊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，根本上是歐戰中中國資本主義有相當發展的結果；至風靡現代思想界的社會主義，更是資本主義發展，和無產階級成長的反映。因此，對於革命思想，既不要看做兒戲，並且要知道沒有革命思想，不會有革命運動；因爲人類的行動與行動的意識是相關聯的。我們不要把革命思想，看做太神祕，以爲一切革命運動都是一種革命思想的運動，實在

革命運動與革命思想，同起於革命的物質條件；且只有物質條件愈成熟，革命運動才愈熱烈，而革命思想才愈深刻化。我們不要從革命的思想，去認識革命的時代，而是要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矛盾衝突中，去認識革命的本質。因為革命思想，係反映革命的物質條件，才能從革命思想中，看出物質條件之勢力的偉大；同時，即看出革命思想之作用的偉大。因此，乃能在革命運動之前，發生革命的思想；革命勝利以後，發現了革命的精神文化。

五 革命之階段

革命的階段，就是社會轉變的階段，亦就是社會進化的階段。在整個的歷史過程，有奴隸暴動、農民叛亂、民主革命，與社會革命，而社會進化，却是取這個奴隸制度——封建制度——資本主義——社會主義的步驟。所以革命原是社會進化的表現；革命性質，亦是社會進化階段的反映。具體言之，每一社會階段，即決定於主要的生產關係；同時又決定了物質的生產條件、階級對立形勢等等，並且還決定了一定的社會意識。因此，在一個社會階段之社會轉變，絕不能逃出這個客觀條件；即是說革命性質，自必為這個客觀條件所決定。

同時，在一個革命階段，無論是民主革命，或是社會革命，亦可分做幾個時期；這是因為在每一個社會階段之轉變，又可分做若干小階段，由此而反映出革命形勢，有了若干的變化。經常的是取下列過程：（一）思想的革命：即是說革命的宣傳運動，自然其根源係在於物質的變動，已如前述；但是思想乃是進化的人類，在精神上加工的產品。一種物質的事實之出現，往往非普通人所能立時體會，尤其是壓迫者對於被壓迫者精神文化之壟斷，和被壓迫者終日勤劬，使他們不能形成一個自覺的革命者；因此，乃必要一種對革命思想有認識的少數人，去極力鼓吹。（二）日常的生活鬥爭：這種日常的生活鬥爭，乃起於被壓迫者對於物質之需要，與現存社會制度之衝突，這是革命的最根本而最深刻的徵候；不過在被壓迫者沒有自覺以前，多係自發的，而非有意識的。（三）政治鬥爭：這係革命運動達到相當高度的結果——尤其是對舊支配者的政權之爭奪，是表現革命之將要勝利。（四）經濟的變革：即是在革命勢力奪取了政權以後，利用政治權力，建設自己需要的社會秩序——尤其要摧毀舊的生產關係；譬如民主革命之解決土地問題、解放農奴、廢除貴族領主之土地特權，民生革命之廢棄私有財產權等等。

自然每一個革命過程中，各個小的階段，並不是截然可以分開，而是互相影響。例如革命鬥爭高漲，則革命思想亦擴大；革命的宣傳，有時不啻革命行動的宣傳；日常生活的鬥爭，亦關聯於政治鬥爭；經濟的變革，每伴著經濟的鬥爭等等，關係都是綜錯的。並且革命階段所經過時間之長短，亦係依照革命的歷史條件和客觀形勢與革命的主觀力量，不能機械式的去規定。

以上所述，不過對於革命鬥爭之社會進化過程下以觀察而已。但有一例外者，即社會的經濟基礎，有時受了客觀條件之限制，產生一種混亂狀態，失掉生產關係的中心；因此，階級形勢，也是複雜，不能建立一中心的秩序。於是，因社會經濟之紊亂，又可發生一切社會的擾亂。人們的思想，輕於變動，隨時隨地，都有爆發一種似革命而非革命的事實；却在這些循環的混亂中，無論那一個階級，都不能穩定他們的社會組織。具體言之，即是舊支配階級，既不能恢復其舊的統治，被支配階級，也不能建立新的統治。結果，仍不出於長期的混亂。這種原因，是在於生產關係中各種要素之過於矛盾，而不能使生產力達到更進一步的階段；自然只有瓦解土崩，傾向於沒落的形勢，因之，代表各種物質生產力之階層，不能實現一進步的社會

組織，伸張自己的出路。

這種沒落過程的擾亂，與革命的鬥爭之性質，絕不相同；所以其擾亂的本身，也絕不能嚴格取什麼階段的形式。另外有一種社會的動亂，非革命性質者，即是在一個社會階段之發展過程中，由生產之擴大而發生的恐慌。例如資本主義之發展，完全在於擴充再生產之積蓄；但在每次積蓄之實現，便不得不使經濟上發生一次變動，即是說在生產方面和消費方面，增加一次矛盾、衝突。因此，在積蓄的過程中，必然有相伴隨的經濟混亂，其後復以此經濟混亂，克服舊矛盾，而實現新生產之擴充——故有週期性的恐慌——。在這種經濟混亂的形勢，雖然與革命時乃至社會沒落時的混亂相彷彿；然而其實質則絕不可混同。因為革命時的混亂，是因為舊的生產關係完全成為新生產力的贅疣，無法存在，因而表現出來。沒落時的混亂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同陷於瓦解的結果。這種混亂，不僅不能促進社會階段之崩潰，反而更加增長。

我們須根據科學的眼光，握著客觀條件的真實性，才能解決上述答案，才能明瞭革命時的破壞，和沒落時的破壞所以不同之點。我們知道在革命時的破壞，完全是不可避免的現象；有時破壞簡直成了革命的必要手段，破壞愈激

底，建設愈光明。這是因為新生產力不完全肅清舊社會組織——尤其是生產關係的外殼，當然無法可以健全的發展出來。而新生產力所需要的新社會組織，亦無法可以實現。所謂「生產時的痛苦」，乃係一個必然法則，要求減輕或避免，只有妥協，或不革命。

但是這種破壞，為什麼和沒落時的破壞不同呢？因為在這種破壞之中，完全是發展的程序；且一方面在破壞，一

方面即在建設。而沒落時的破壞，則因為沒有中心的新生產力能夠出來實現新社會，乃不得不以破壞為破壞。因此！革命之實現，是歷史的必然，是社會的轉變，是社會進化的槓杆。歷史上的革命，都發動於物質的根源；所以沒有單純的政治革命，亦沒有單純的文化革命。我們不否認革命的犧牲，但是還要承認革命的偉大。

新生 命書局 出版

革命論

——實價七角——

陶希聖著 什麼是革命？革命怎樣發生？怎樣發展？怎樣衰落？這本書是革命解剖學的論述。如何從革命轉變為反革命？如何革命到了最高潮流便衰落了？中國前資本主義期及資本主義期的革命是怎樣相同及不同？本書皆有正確的解釋。

革命的發展

實價七角

"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,"

By Lyford P. Edwards 著 李達之譯

革命是怎麼一回事？是怎樣發生的？經濟的動因固然很大，但此外還有種種。又革命的徵象是怎樣？在最初的時候，在社會騷亂動搖不安的時候，在革命爆發的時候，還有在革命失敗的時候，而因革命的失敗，社會的變化怎樣？反動派的抬頭，恐怖時代的到來；最後，革命又復重興，慢慢的社會恢復秩序，而在這當中，再蘊釀第二次的革命。本書以獨到革命的理論為經，串以英國之清教徒革命，法國之資產階級革命，及俄國之無產階級革命，原本本，有條不紊。現在正是革命的時代，處在這時代中的青年們，欲真正認識革命，都應該看這一本書。

革命與反革命

——一八四八年之德國——

劉樂山譯 這是恩格斯應用辯證法的唯物論分析歷史變的一部傑作，是寄給紐約論壇報的通信社彙集而成。幾十年來，人都認為這是馬克思所作，不知道是恩格斯代馬克思所作。用馬克思的名義發表的譯者的導言，根據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通信，對此有詳細的考證。並將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後的事實作一簡單的敘述，使讀者對於原書毫無了解艱難之苦。凡研究歐洲革命史和欲知如何應用辯證的唯物論解釋歷史的人，均不可不備此書。

——實價七角——

